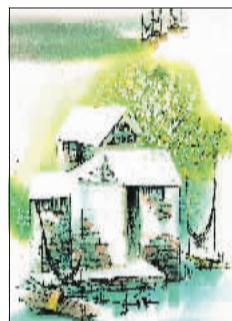


说古论今>>>



帝王的爱情，难得的是不离不弃，相伴终老，任时光悄悄逝去，任岁月消磨了红颜。

洛城随想>>>



在这个至今仍用木把辘轳打水的古朴村落里，随处可见的是明清时期的古建筑，如古戏楼、古茶肆、古祠堂和古民居。

生活手记>>>



记住一个人的名字，不单单是记住了一个人，还把一分尊重和美好存在了别人心里。

撑一竿长篙，回溯历史的长河，心底最柔软的地方，常常被莫名其妙地感动着，我忽然发现，这分感动缘自帝王的爱情。

船至五代的吴越，我看到了钱镠，那位传说中号令三千铁弩射退八月钱塘江潮的王。少时征战颠簸，他少读书，不能驾驭优美的词句来表达情感；不识音律，不能弹奏出缠绵的旋律来传递情意，他原本就是个铁血汉子，草莽英雄。

可是就在这一刻，或许是清凉如水的月夜，抑或是寂寞无着的午后，他的万缕愁思化为解不开的柔情，他是那样思念自己的王妃，以至于连日来魂不守舍，寝食难安，抬头低头都是她的影子！欲写封信催一催，却腹中千言，执笔难书，末了，只缓缓写

下九个字“陌上花开，可缓缓归矣”。欲催还休，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，无限爱意尽随笔尖缓缓流淌。

那位王妃不是什么倾国倾城的美女，她是钱王的结发妻子，早已青春不再，美丽不再，可是王的爱依然在！王的爱，就是和她一起慢慢变老，个中深情，感动世人千余年！

划开道道清波，船儿行至瑰丽的大唐，一眼便看到了那位将风花雪月演绎到极致的唐明皇。“缓歌慢舞凝丝竹，尽日君王看不足”。霓裳羽衣，惊为天人，歌舞相契，知音知己，盛宴煌煌，花团锦簇，哪里还能分得清是天上还是人间？

“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”一曲《长恨歌》，吟

唱着这段帝妃之恋，华美的辞章给淫欲披上了爱情的外衣，但那终究不过是善良文人一厢情愿的宽容和赞美罢了。爱情一旦掺杂了淫欲，那就不是纯粹的爱情。再美的曲子也会让耳朵听出了茧子，再美的身姿也会有让眼睛烦腻的时候，后宫竟然时时传出明皇与其他女子的绯闻，常常引得环美人大怒。这不能不让人对这段帝王之爱起疑心。及至后来，马嵬坡前美人迫死，又当众上演了“君王掩面救不得，回看血泪相和流”的薄情一幕。在垂垂老矣的生命和曾经山盟海誓的爱情之间，明皇竟然选择了保命要紧！如此胆怯和无耻，更与我心目中的真爱相去甚远，在我看来，明皇与贵妃的爱情，终究算不得真正的爱情。

到了清代，不能不提这一对儿著名的多情父子——皇太极和顺治帝福临。尽管后宫百花争艳，但这两位君王竟然都是心无旁骛、坐怀不乱，痛失爱妃后，一位伤心欲绝，很快追随芳魂而去；一位心灰意冷，决意遁入空门。他们让后人看到了帝王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最柔情的一面。

帝王的爱情难得的是情有独钟，无上的皇权给了他堪折百花的自由，但他依然弱水三千，只取一瓢饮；帝王的爱情，难得的是不离不弃，相伴终老，任时光悄悄逝去，任岁月消磨了红颜，不改的是对卿的一片痴情。

帝王也是人，也是多情的人，他若付出一腔真情，便足以令后世万众惊羡、唏嘘！

乡村归来话自然

□牛宏伟

在这里，没有马达的轰鸣，没有废气的污染，没有滚滚的车轮人流，到处是和谐、安静、古朴和童真。

循着袅袅升起的炊烟，我们来到一户农家。这家没有院墙，只有三间明代的土房，屋里的墙壁、栋梁等早已被烟熏得黑黢黢的，只见一位满面红光、精神矍铄的老大娘正在烧柴草做饭。见有远方客人来访，老大娘急忙站起来迎接。如果不是看到她那双曾被缠过的小脚，我们根本不会相信她已经八十多岁了。

古老的村庄、硬朗的老人、安定的秩序和如诗如画的美景，让人心驰神往、流连忘返。

回来的路上，我的心仍留在那个小村子里，同行的几个人也回味不已。乡村那熟悉的炊烟味，

正是我们儿时能够饱餐一顿的序曲，老家在农村的孩子闻到这种烟味，会感到很亲切。那时，柴草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燃料，草灰又是上好的肥料，村里人在路边、田埂、山坡上，只要发现了柴草，都会毫不犹豫地把它带回家，而现在呢？农民兄弟把麦田的麦秸、玉米秆收割后，不好处理的大部分都被白白烧掉了，如今，一到中秋节前后，禁烧就成了政府一项重要工作，而我们仍不时饱受空气污染之苦。农村烧柴草做饭的日子已经渐行渐远了，庄稼收割后产生的秸秆如果能有效再利用，政府可以通过补贴，鼓励农民把秸秆运到电厂做燃料，各级政府也不用再为禁烧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，一举多得，那该多好啊！

安静的乡村，原生态的生活，

让我联想到飞速发展的城市，满街停泊的车辆，满目耀眼的灯光，城市就像庞大的怪物，在大量消耗能源的同时，又为环境带来种种隐患。虽然，政府在大力提倡可持续发展，号召人们崇尚自然、推崇节约，可城里人出门离不开汽车，进屋离不开空调，仍在追求豪华装修、高档消费。人们一方面把农村的黄土和石头烧成红砖和水泥，把城市堆积得越来越热闹、拥挤，一方面又在抱怨水不如过去甜、面不如过去香、肉没有过去有味儿，怀念儿时那蓝蓝的天、绿绿的山、清清的水，那令人心情舒畅的田园风光。

这样的自然风光却离我们越来越远，我们否应该真诚地扪心自问一下：我们究竟做了些什么？

记住别人的名字

□董国宾

那人长我几岁，是负责会议接待的。我好奇地想，我和这位市局领导从未谋面，他是怎么认识我的呢？寒暄几句才知道，他听说县局刚分来一名大学生，从网上看了我的简历，一下子就把我名字给记住了。

接着，这位市局领导又“安宁，安宁”地唤着。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，他这样直呼我的名字，让我感觉我俩像是交往多年的朋友。在家里，父母和乡亲这样叫，兄弟姐妹这样叫，让我顿时没了陌生感。

有一天，我在办公室打扫卫生，想移动一下办公桌。可办公桌又宽又长，上面还摆放着电脑，一个人的确不好办。我随口喊了一声：“海欣，过来帮一下忙。”

海欣是一名陌生的青年，我和他并不相识，听别人唤他“海欣”，我也就记住了这个名字。正巧，他来单位办完事从我门口经过，我就随口叫起“海欣”这个名字来。

海欣听见我唤他，二话没说就进来了。他不仅帮我把沉重的办公桌从北端移到了南端，还帮

我打扫了卫生。临走时他说，大老远地过来，这里一个熟人也没有，听到有人叫名字，真亲切。

海欣累得气喘吁吁的，还感激我呢。从此“记住别人的名字”，这句话沉甸甸地闯进了我心里。

从此，只要是来单位办事的人，我都会尽力记住他们的名字，再恰到好处地叫出来，消除彼此间的距离和隔膜。我还把他们的名字写下来，巧妙地珍藏在记忆里。

记住一个人的名字，不单单是记住了一个人，还把一分尊重和美好存在了别人心里。